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八十五

雜傳記二

東城老父傳

柳氏傳

東城老父傳

陳鴻謨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倒曳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泊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鍍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sub>因</sub>諸王世家



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且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卽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塋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秀讀書買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轡

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輓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午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酺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冠鵬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道羣雞叙立於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旣決强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



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鬪雞北亂於太平矣  
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  
乘輦夜出便門馬踏道甯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  
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  
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  
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  
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顛不復得入  
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黧  
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  
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  
池立陀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  
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畫把土

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  
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  
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  
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  
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卧草席絮衣過  
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貞元中長子至信衣  
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  
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  
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洪祖攜友人  
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煙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  
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  
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鬪雞求媚



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  
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  
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  
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  
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  
輦河間薊州備調繒布駕轆連軌空入關門輸於王府江  
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  
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  
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  
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  
隣比壓間有人襍病法用阜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  
僕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  
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季  
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  
令者及老貳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  
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  
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弟理人而已不聞  
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  
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  
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飼之酒食使展事  
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  
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鞞服之制不與向同得  
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柳氏傳

許堯佐撰



天寶中昌黎韓翃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豔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翃爲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翃無所恠惜後知其意乃具饌請翃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翃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識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翃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翃之費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翃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翃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

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翃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粧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翃名請爲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楚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劣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翃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駁牛駕輜輶從兩女奴翃偶隨之自車



中問曰得非韓貞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  
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  
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實誠  
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磷磷目斷意迷失於  
驚塵翊大不勝情會溜音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  
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  
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  
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  
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  
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  
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  
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  
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  
生所爲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  
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勲効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  
絕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兇  
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爲之政臣部將兼御  
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却奪柳氏歸於韓翊義  
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  
柳氏宜還韓翊沙吒利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  
至中書舍人然卽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許俊慕感激而  
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  
以才舉則曹柯渑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  
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八十六

雜傳記三

長恨傳

無雙傳

長恨傳

陳鴻撰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勅於盱食宵  
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  
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  
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  
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淡蕩其  
間上心油然而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謁高力士  
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旣笄矣鬢髮膩理纖  
穠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  
旣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



悅進見之曰奈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册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玉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主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諑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歡喜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

寶不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鬻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含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旣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克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遣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欷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



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  
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  
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  
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  
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  
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  
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  
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  
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  
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  
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  
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

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  
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惟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  
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  
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  
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  
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  
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  
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在  
天或在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上皇亦不久人間  
幸唯自安無自苦也使者還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餘  
具國史至憲宗元和元年蟄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  
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



歌三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  
在深閨人不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  
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  
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  
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  
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  
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  
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  
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  
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

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  
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  
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接縈迴登劍閣  
蛾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  
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  
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  
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  
片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  
淚垂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  
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耿  
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



生死別經年鬼鬼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  
誠致鬼鬼爲感君王展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  
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  
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  
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廊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  
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  
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  
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裡恩愛絕蓬萊宮中日  
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  
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劈黃金合分鈿  
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  
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  
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  
綿無絕期

無雙傳

薛調撰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  
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  
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  
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旦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曰我一子  
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室無雙端麗聰慧我深念之異  
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  
震曰姊宜安靜自願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



護喪歸墓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孑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旣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窓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索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廝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達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鎖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遶城至啓夏門門亦鎖守門者不一持白梃或立或坐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有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



有一人重戴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和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剋復京師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彷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舅毋安否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曰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繒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尚書受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

入掖庭矣仙客哀寃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曠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採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採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時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街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宿長樂驛羶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



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塞鴻假爲驛吏莫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喧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篝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迹詞理哀切叙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則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間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限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回且來此仙



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采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已更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

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九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縑贖其尸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堯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君亦自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二百匹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迹以避禍言訖舉刀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尸蓋覆訖未明發歷四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常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寃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得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八十七

雜傳記四

霍小玉傳 蔣防撰

大曆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推第其明年拔萃  
 侯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  
 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  
 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  
 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  
 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難為渠帥常受生誠託  
 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李方開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  
 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  
 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  
 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美生



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僮秋鴻於從兄京兆叅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卽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遂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



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憇息間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叙溫和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托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托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

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塞幄執燭授生筆研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况堂有嚴親室無家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



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纔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來假往東都覲親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遣漏言

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卧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酌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



公主亦爲之悲歎良父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歡於鄭氏之室盃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耻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適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

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卿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寔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未彈羊神雋美衣服輕華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唯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回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輓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回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



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  
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  
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  
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  
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粧梳母以其父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  
僂勉之間強爲粧梳粧梳纔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  
側須人忽聞生來欵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  
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  
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欵欵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  
而來一座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  
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酌地曰  
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  
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  
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  
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盃於地長慟號哭數  
聲而絕母乃舉尸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  
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帷之中容貌  
妍麗宛若平生着石榴裙紫襪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  
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  
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  
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  
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  
叱作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二十餘姿狀溫美藏  
身暎慢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八十七  
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妻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  
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  
忽見自門拋一斑屏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  
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  
一發殺紫茸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  
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  
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  
媵妾之屬暫同枕席復加猜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  
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  
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  
日日陳說欲令懼已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  
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  
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  
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八十八

雜傳記五

鸞鸞傳 元稹撰

唐真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兇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



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  
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  
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餽饌以命張中堂宴  
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  
寔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  
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  
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父之辭疾鄭怒曰張  
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父之乃至常服  
睥容不加新飾垂髮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  
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  
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  
於真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遂屏行

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  
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  
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  
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  
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  
或時統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  
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  
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  
其謂我何婢曰崔之真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  
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  
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  
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



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  
半開拂墻花樹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  
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旣望之夕  
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  
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  
我也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  
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  
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  
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  
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  
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  
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

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媿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  
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  
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歛衾携  
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  
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  
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  
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  
疑神僊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  
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  
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  
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  
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



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亦不甚覩覽大畧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日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未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誼之下或勉爲語笑閒宵自



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  
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  
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  
忘幽微眷念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  
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  
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  
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求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  
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  
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  
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以要盟之可欺則當骨  
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  
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  
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  
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  
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  
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  
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嘉慎言自保  
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  
善揚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  
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  
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詩曰

微月透簾攏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  
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  
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



明隱繡龍瑤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  
玉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  
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  
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葉  
馥膚潤玉肌豐無力傭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  
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畱連時有恨繾綣意  
難終慢臉含愁態步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畱結衷心同  
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允猶萋萋旭日漸瞳瞳乘鶯  
還歸洛吹簫亦上高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羃羃臨塘  
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渡天  
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簫史在樓中

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積特與張  
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  
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不爲雨爲蛟爲  
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  
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  
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  
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  
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  
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  
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  
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  
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  
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



夫使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鸞鷟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鸞鷟公垂以命篇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八十八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八十九

雜傳記六

周秦行記

冥音錄

周秦行記

牛僧孺撰

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貴香因趨進行不知厭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闈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大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闈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



母薄太后此是廟郎君不當來何辱至此余曰臣家死葉  
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託命語訖太后命使軸簾避席曰  
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  
來見太后着練衣狀貌瑰瑋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夜無苦  
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  
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  
子出見秀才良又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  
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  
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饑穩身貌舒態逸  
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  
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  
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

后曰楊家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

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儀容

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

子予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

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

一人厚饑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

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

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

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下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

郎天寶中宮人呼郎玄宗多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

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乃視潘

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踈狂終日出



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  
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  
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  
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  
年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  
人約指玉環光照於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戚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其  
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  
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  
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太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  
猶媿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  
曰雪裡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  
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詩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

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太真詩曰  
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  
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業  
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  
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  
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  
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座居之  
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  
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  
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  
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  
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



長固不可且不可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  
玉兒不宜負也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死不可及  
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乃顧謂王嬙  
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紫第單于婦固自困且苦  
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  
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  
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  
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  
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  
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  
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回望廟宇荒毀不可入  
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何如

冥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  
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旣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  
近於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旣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  
不相聞廬江之人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  
雖貧苦求活常以弦歌自娛有女弟蒞奴風容不下善鼓  
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  
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  
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  
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  
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  
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酌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玄



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箏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待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翼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

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鴉啼鬼嘯聞之

者莫不歔歔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柵林歎分絃調四秦

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廣陵散正商調二行路難正商調二

上江虹正商調二晉城仙小石調二絲竹賞金歌小石調

疊紅窓影雙柱調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

曲帝尤所愛重柵林歎紅窓影等每宴飲即飛耗舞盞為

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

美醺酣令宮人迺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帝祕

其調極切恐為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

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

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

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璿親召試之則

五



絲桐之音槍撥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訣去數日復來曰聞揚州連帥欲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女尋卒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九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九十

雜傳記七

東陽夜怪錄

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乃元和八年也翼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曠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畱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霽天行未數里迨將昏黑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屆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



三四里有下塢林月依微畧辨佛廟自虛啓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居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遂繫馬於西面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僮僕已出使村中教化無從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隣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撤所藉芻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旣窮聞此內亦頗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旣接恩容當還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捨刀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

高公曰方知探寶化成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固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沓沓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遂聞云極好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聞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卽似悉造座隅矣內謂一人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俯簷暎雪彷彿若見着皂裘者背及肋有搭白補處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瑠瑠丘圭反然犯雪昏夜至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清揚他日無以爲子孫之舊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



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  
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  
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  
時即聞人誅師文聚雪為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  
目中師文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  
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峰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  
曾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吐脾貽尤所不測高  
公乃曰雪山是吾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山  
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如何記得貧道  
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寔亦遺忘倚馬曰師文騁  
逸步於遐荒脫塵機機當為羈於維繫巍巍道德可謂首出儕  
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曷當為禡用毛色而譏之敢窺其高遠哉

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旦

夕羈羈當為饑旅雖勤勞夙夜料入况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

近蒙本院轉一虛銜謂空驅作替驢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

城下宿自悲塵中勞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

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

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荒淺况師文文宗在此

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

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着鞭相

逢盡是塵中老其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

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慰當作餵羈羈當作饑情合座咸曰大

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

吟諷師文佳句絕多今此是穎川况側聆盧曹長所念開



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  
首以沃羣矚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  
惜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若遠夜艾興  
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慙空多吾  
輩方以觀心朶願謂乾草之性與師丈同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  
然何補高公曰吾聞嘉話可以忘乎饑渴祗如八郎力濟  
生人動循軌轍攻城犒士爲已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  
觴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提當爲蹄何門而  
得離火宅亦用事譏之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回惡  
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  
曰釋氏尚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覺當爲角覺則佛也如八郎  
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

一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寔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  
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識非凡岼谷深峻  
必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  
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  
請事則難於固違况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  
本非所長却是朱八無端挑抉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  
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  
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峰爲有  
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  
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  
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  
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



袁安將詔吾少年時頗負雋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  
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巽維御宿川之東時此處地名詠

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汚泥高鑿耳因吟

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

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

云呼雪為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尚有呼竹為君後

賢以為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

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

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義見古相去數千苗以五五之氣

候啞吒憑恃羣親索人承事曾無君子者斯焉取諸銳金

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

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

去文偽為喜意拊背曰適我願今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

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

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美諸公皆由老奚

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

何為尚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敢不貽廣席

一噓乎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鶻拳正思

僭仗日翹首仰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

在何憚跡卑棲為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踈野態霜

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

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

所言皮裏藏否吾輩抑將不可况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

門所謂多生有綠宿鳥同樹者也得因此畱異時之談



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阻敢不唯命是聽然盧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窳生候驚承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兄偶有所繫意屬自虛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胄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安用尚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尚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某本欲訪胄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胄家即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

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

蠶茲爲人有甚瓜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

難以掩於物論何殊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携而來及門警

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鬪伯比之直下得

姓於楚遠祖焚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至於禮經謂郊

八蜡迎虎迎猶也柰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

齒只合馴狎稚子寧守酒旗諂同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

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

日藐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慙食肉

主恩深日晏蟠蜿卧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

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寔

春秋向戌之後卿以我爲盤瓠裏如辰陽此房於吾殊所



華閣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  
釋二忿可乎昔我逢丑父寔與向家焚皇春秋時屢同盟  
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  
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詠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即引  
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襜褕然若自色二人來前長曰  
胃藏瓠次日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藏瓠又巡座云令兄令  
弟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跡草野行著及於名  
族上參列宿親密內達肝膽况秦之八水寔貫天府故林  
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何得  
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  
慙忤今不得已塵汗諸賢耳目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  
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兎皆變也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

日必負重名公道若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  
藝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小子謬當重言若負芒刺  
座客皆笑時自虛方聆諸客嘉什不假自念已文但曰諸  
公清才綺靡皆是目牛遊刃中正將謂有譏潛然遁去高  
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倚馬對曰朱八世與  
炮氏爲讐惡聞發矧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  
獨與自虛論詰語自虛口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尚其達節  
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幾或爲知己吠鳴不可以主人無  
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亦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  
同樂義同憂擗校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  
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饑鷹用內願曾無寵鶴心秋草毳除  
思去字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



方欲自誇舊制忽聞遠寺撞鐘則比膊錡然聲盡矣注目  
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窓牒穢撲鼻唯窅颯如有動者而  
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櫻退尋  
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被雪馬則齧柱而立遲疑  
間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橐駝一貼腹跪足  
僂耳齟口自虛覺夜來之異得以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  
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  
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雞蹲焉前及設像佛  
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  
曾以麥稊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駭猫兒眠於上咫尺  
又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一自虛因蹴  
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自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

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週出村之北道左  
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踣雪齧草次此不百餘步合村悉輦  
糞幸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髀  
其狀甚異睥睨自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闢荆扉晨興  
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  
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  
倚篲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  
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  
河陰官脚過有之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  
粟斛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瘠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  
說不知何緣如此作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餒凍且  
甚事有不可率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



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昔報育向五言李開首以黃金香自誌語又交來之具叟開到聖自誌其語曰此姑丈本軍遠林裝裝世波其狀甚異即自誌其語其人之前一叟關陳氣與糞幸其蘇崇自誌其語其不羣大知中亦一夫手參齊與至梁剛誓圖賊一半部聖強草火此不百箱米合林米糞糞一文之東之八贊戀對聖士無而去既出林之北首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九十一

雜傳記八

謝小娥傳

楊娼傳

非煙傳

謝小娥傳 李公佐撰

小娥姓謝氏豫章人佑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居貞負氣重義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段壻同舟貨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為盜所殺盡掠金帛段之弟兄謝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悉沉於江小娥亦傷胷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經夕而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



春余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淹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  
齊物者重賢好學與余善因告余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  
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余遂請齊公書於紙  
乃憑檻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了悟其文令寺童疾召  
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爲  
賊所殺邇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  
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余曰若然者  
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  
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  
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  
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  
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

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余姓氏官族垂  
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  
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  
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  
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  
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  
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  
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  
而歸每留娥與蘭宴蘭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  
或一日春携文鯉兼酒詣蘭娥私歎曰李君精悟玄鑿皆  
符夢言此乃天啓其心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  
至酣飲暨諸寇旣去春沉醉卧於內室蘭亦露寢于庭小



娥潛鑲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擒於  
內蘭死於外獲贓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  
其名悉擒就戮時潯陽太守張公善

行

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復父夫之讐畢歸  
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  
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  
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  
小娥為法號不忘本也其年夏月余始歸長安途經泗濱  
過善義寺謁大德尼令操戒新見者數十淨髮鮮帔威儀  
雍容列侍師之左右中有一尼問師曰此官豈非洪州李  
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師曰然曰使我獲報家仇得雪冤耻  
是判官恩德也顧余悲泣余不之識詢訪其由娥對曰某

名小娥頃乞食孀婦也判官時為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  
豈不憶念乎余曰初不相記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寫記申  
蘭申春復父夫之仇志願相畢經營終始艱苦之狀小娥  
又謂余曰報判官恩當有日矣豈徒然哉嗟乎余能辨二  
盜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讐冤神道不昧昭然可  
知小娥厚貌深辭聰敏端特鍊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  
道衣無絮帛齋無鹽酪非律儀禪理口無所言後數日告  
我歸牛頭山扁舟汎淮雲遊南國不復再遇君子曰誓志  
不捨復父夫之讐節也傭保雜處不知女人貞也女子之  
行唯貞與節能終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  
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孝婦之節余備詳前事發明  
隱文暗與冥會符於人心知善不錄非春秋之義也故作



傳以旌美之

楊娼傳

房千  
里撰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詎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產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美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娼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之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後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會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畧監軍乃給其妻

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挺熾膏鏃於廷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自我意幾累於渠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傍輕舸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美問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非其利則不合美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



多乎

非煙傳

皇甫  
枚撰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毬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隣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煙間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煙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荅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能更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

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酌菡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擬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絲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葉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恐事泄或非煙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煙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煙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粧倚



六平廣言卷四十一  
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軟怯曉  
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煙幽思增疾乃剪烏絲  
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役憂鬼雖  
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  
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  
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后期惚恍  
寸心書豈能盡蕙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  
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煙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  
門媪旣得回簡徑齋詣煙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  
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煙拆書得  
以款曲尋繹旣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竟  
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髮而

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  
桂以增懷秋帳冬缸洗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  
發華絨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  
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慳神假  
微機一拜清光元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  
春燕湏同宿滌雙鴛背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  
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姬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煙意稍  
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姬促  
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僮否象驚連問之傳烟語  
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  
不踰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旣曛黑象乃躋  
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旣下見煙靚粧盛服立於花下



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堂中遂背缸解  
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  
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  
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  
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  
明日託門媪贈煙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  
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葉宮仙馭來煙覽詩微笑因復  
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  
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  
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  
於後庭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  
助或景物寓目詞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

歲無何煙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街之乘間盡以告公  
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且日乃僞陳狀請假  
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墻至  
後庭見煙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  
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煙詰之煙  
色動聲戰而不以寔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  
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煙呼其所愛  
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  
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  
寔於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  
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  
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



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  
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煙  
戰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  
當屈君於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九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九十二

雜傳記九

靈應傳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  
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  
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  
旱被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  
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盼蜚靈應則居善女之右矣  
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口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  
狀如奇峰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  
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  
責躬勵已謂為政之未敷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  
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



士冠整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請  
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卽君之閻者效役有年矣  
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  
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  
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  
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  
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  
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卧所  
寶將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  
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寃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忍不救  
其急難乎寶遂命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  
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

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  
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其  
心沒齒榮發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  
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寶白願聞其  
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  
以成仁狗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  
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  
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灸之禍  
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沈寃莫雪至梁天監中武  
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竒味結好於洞庭  
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仇庾毗羅自鄞縣白  
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



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  
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令  
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蓋共戴天慮  
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  
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  
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  
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  
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  
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朞年果貽  
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  
非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旣堅遂欲自剗  
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

三紀雖慈顏未復溫靖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  
朝郡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其言厚幣峻阻復不允  
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郡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  
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  
妾之不可奪乃令朝郡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  
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倚  
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  
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  
詩云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  
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  
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此邵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微強暴



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貽範古  
今貞信之教故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  
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  
心輒具志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  
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虜  
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  
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  
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籍父兄之資  
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不暇嬰城迫  
於走兔寶玉遷徙宗社凌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  
骨至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  
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爲出帥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羊氏  
爲春秋之強國中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  
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  
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  
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  
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  
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  
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臧京八水半是  
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  
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  
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  
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  
立爲齏粉涇城千里坐變汚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



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  
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  
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  
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  
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  
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  
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  
廟之側是月七日雞初鳴寶將晨興踈牖尚暗忽於帳前  
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  
盃對遂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  
寶潛知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  
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  
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  
窓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  
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  
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克行營都虞侯牒送善女湫神是月  
十一日抽迴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  
士仆地口動目瞬間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  
之間天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  
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  
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  
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愴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  
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  
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斃邑往返途路得無勞



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  
鈺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畧今月九日有遊  
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於平  
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  
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  
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  
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子  
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  
關使暴卒寶驚歎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  
暑月停尸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  
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  
至暮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

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鄰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  
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  
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  
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珍邦仇使下  
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  
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  
階下鞍馬噐甲錦綵服翫橐韞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  
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  
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  
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以爲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  
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惚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  
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



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噐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橐鞬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噐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謁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堦余乃再拜昇自西堦見紅粧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堦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進樂酒至貴主歛袂舉觴將欲興詞叙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吽噪喧

呼云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叙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其孤惇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思今不棄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迫遂別賜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珠寶噐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嚮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



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烟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  
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坼  
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  
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  
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餘人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  
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  
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  
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  
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  
詔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  
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卽  
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  
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轉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  
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禮拜平難大將  
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噐衣服婢僕園  
林邸第旌旌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  
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艷態愈更動人  
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  
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  
未得其死隣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恩將軍之  
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  
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余因避席再拜  
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出  
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



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泣靈帳儼然麾下  
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欲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  
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  
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  
入用效節戎行雖奇功茂聞而薄效粗立洎遭纍累謫謫  
於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太山  
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  
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  
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  
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然逼而視之鄭  
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  
湫俄頃悄無所見

太平廣記卷第四百九十二



